# 我在深圳的放荡岁月

我在深圳的放荡岁月

最近比较忙，比较忙，比较忙，总有太多的事情让人觉得做不完。我的回忆告诉我说，再忙，再忙，也要想想等着我的那些狼友，将我真实的故事和忏悔进行到底。

对了，补充一句，本人没有地域性歧视，更不会对某些地域的人产生歧视。文中的部分观点是本人当时的观点，为了追求真实性，只能如实向各位狼友汇报当时的观点。但这些并不代表现在地全部观点，这也是需要忏悔的地方。

谢谢各位老大。

大学毕业来到深圳工作，住的是单位的集体宿舍。３房一厅的套房，３个人住。有了女朋友之后，女友自然也就到我的宿舍和我同居。我的同事也是这样。大家都是哥们，所以相安无事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

我女朋友是广州军区的兵，但是不喜欢读书，所以没有机会提干。在我工作１年之后，她退伍了，开始和我同居乐，并留在广州工作。她是做业务的那种工作，很多时间都是我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她拉业务，所以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单纯、可爱。而我，基本上不认识她的同事，也不愿和她的同事走的太近，觉得没有什么意思。因为同事和朋友差距是很大的。

我女朋友是北京人，独生女，为了我留在广州，并准备留一辈子，但是后来还是回北京了，这是后话，不提也罢。她公司基本上都是广州人，后来来了一个河南男人，就和我女朋友认了半个老乡，都是北方人嘛。

说实话，我不怎么喜欢河南人（中国人都知道的原因），所以也不怎么愿意让我女朋友和那个河南人接触。但是只要那个河南人不来我这里，我女朋友去他们那里吃吃他女朋友做的北方菜，我也没有意见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我上班没有什么事情，可以随时走，就给电话我女朋友，问她有没有什么事情忙，能不能早下班，一起出去吃饭。我女朋友告诉我她在那个河南人住的地方玩，离我上班的地方只有十分钟路程，让我也过去玩，在他那里一起吃饭。

我本来不想去，但是既然女朋友都说了，就过去玩玩吧，无非就是打牌。

那个河南人住的地方是广州的城中村，在广州待过的人都应该知道，或者也都居住过这种地方，例如石牌、三元里、杨基、员村等等。城中村比较乱，当地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了，就等着每年的土地分红，或者出租自己建的房子生活。这种地方的当地人很有钱，整天都不干活。但是城中村却是一个很乱的地方，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出租房，什么人都有，鱼龙混珠。城中村也是广州城市建设的一个肿瘤。

废话少说。那个河南人住的地方很简陋，只是一间不到９平米的房子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。做饭就在房间门口通向公用洗手间的一条３米的狭窄走廊上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他们这里只有两户住户，要不麻烦死了。

我忘记了那个河南人叫什么，姑且用王炜来代替吧。她的女朋友我还记得，好像叫芦苇（同音），也是河南人，和王炜是一个地方的。

我被女朋友接进他们住的地方，进房间就等于直接上床了，除了床之外的地方，还有一张用来吃饭的折叠桌子，也没有多少地方给我坐了。他们开始在床上打牌，我来了之后就继续。其实和他们打牌没什么意思，我玩麻将，而且要带钱的才玩。

王炜五官还是很端正，芦苇就一般般，咋一看丝毫没有什么吸引力，单眼皮，小眼睛，一笑就是色咪咪的那种感觉，她身体瘦瘦的，波波也不大，屁股倒是很结实。开始的时候，芦苇的话并不多，只是老是看着我。王炜的话倒是挺多，天南地北什么都说，不过多数是吹牛。我不喜欢这样的人，所以第一次见他就有点反感。这次，我们吃完饭就回家了。

听我女朋友说，王炜的业务一般，赚不到什么钱。他女朋友，也就是芦苇，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，就在家里待着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王炜、芦苇同我老婆一起回到我的宿舍来玩，我本来很不愿意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我是怕我的兄弟们说我带陌生人上来，不安全。而且我的一个最好的兄弟在和王炜搭讪了几句话之后，也告诉我说：“这个人不地道，太虚！”之后我就警告我女朋友，不许再带他们来我们这里玩。